



文選纂卷十一

和16  
1198  
11



明へ和16  
1/198  
11

1

12





文選纂註評林卷之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歷叙周秦及兩漢極言母后臨朝之害此足為萬世有國者治內之鑒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父主知喪祭賓

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四教謂德也女

史彤管記功書過彤管赤管筆也居有保阿之訓動有

環珮之響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節行步也進賢才以

輔佐君子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窮也

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譎

不行者也

險譎也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

氏請誓

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及后待罪于衣卷曰妾不才使君失禮晏朝

周室東遷禮序凋歟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

齊侯好內多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晉侯以嬖姬為夫人

驪姬戎人

終以五子作亂家嗣遘屯

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晉驪姬譖太子申

生奔于新城自縊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逮及也憲法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淫亂失節也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

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士官備

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八品謂正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也

注臨朝者

惟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曰衽席

后寔高文

然而選納尚簡節玩少華自武元之後

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簡少也武帝元元

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娥娥

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

斷離為竹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

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采言擇也金無爵秩歲時賞賜

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

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

色端麗合法目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

兩漢家法惟尤武明帝差正然獨太后攝位一節不吹故卒有六后臨朝之禍

先令德內無出闔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

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甲令者前帝第一令。謂因改明帝之法。編為甲令也。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

篤。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防閑後世。猶不固也。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授與

章帝之時。漸以色而與名位也。恩隆好合。遂忘濇蠹。濇蠹也。自古雖主幼

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

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

嬴國。秦昭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仍因

立謂非王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也。此六后皆臨朝。莫不定策。惟繼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

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也。

家纓繆繼於罔犴。犴。孩童幼主也。犯霧露。本後漢書。謝弼論封事曰。竇太后臨罔空

宮。何面目以見天下。喻幽隔也。罔犴。湮滅連踵傾軋繼路。

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躡足也。輻車輻也。連足。繼路以喻覆亡者多也。赴蹈。謂不知戒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詩曰。赫赫滅之。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云書所歎。

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

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于篇。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

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

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追尊。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者他事。謂不尊皇后之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先武惟不任切臣故諸將無慶于後而無蕭樊縹緲之思此其種為深圖遠策也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此功臣任職故云兼通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冀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販繒樊噲屠狗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不任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

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承襲也抱關卑位為貧而仕者所居也怨謂怨其身不得進用而居卑也其懷

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寇恂封雍奴侯邑萬戶鄧禹封高密侯食四縣耿弇封好

時侯食二縣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特進位在三公下春日朝秋日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

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

已甚。格律也猶云以此律功臣也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

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

塞。金列則其弊未遠。數語皆發明光武所以不得小令功臣任職之故也不得不校其

勝否。即以事相權。校勝否猶云校量其孰勝也相權權其輕重也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峻深憲責成吏職言以爵祿崇功臣以律法責吏治建武之世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金優

以寬科崇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

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在寬科謂寬法也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

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

聖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

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故相聚謀反郭及謂光武曰選補眾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夫

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夫

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

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

廟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備末以志功次云爾

范曄

○宦者傳論宦養也周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中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皇位帝座也故

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中門于外寺人掌

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王之正內司路也月

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闈尹主領闈豎

亦門也謹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小雅詩篇名巷伯讒官也

幽王聽讒言故作詩刺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

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中人謂宮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

楚晉左傳則守於寺人勃鞞史記以勃鞞為履貂故云勃鞞意珥貂貴飾稱貂即稱當之意觀下文鞞當左

身能管蘇是也監繆賢此于年中所僅見者然亦適值

五

晉文楚恭秦昭可見新齊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  
孝趙文金英我以禮與魯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  
傑不世出善於  
駕馭此輩故朝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於秦孝公繆賢進蘭相如於趙

遂洗心法濯惠文王故云  
及其弊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  
左傳齊桓  
得樹功績耳  
著庸庸功也

入與豎刀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云亂齊楚  
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

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戰漢相終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

始蓋田兩漢伊戾故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  
諸君上下之云禍宋

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  
紀不肅而迹  
相狎也陵夷

極于蘇帝實之節任常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  
伯之職

宣詔命  
天子命令曰制制非皇后所行故  
文帝時有趙談  
曰稱張釋字子卿謁者宦官名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  
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

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黃門曰  
其後弘恭不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漢書前將軍蕭望  
之及光祿大夫周

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他士外  
至永平中始置員數

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  
永平明帝年號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門戶有禁非侍  
御不得入故曰

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宮始盛焉  
以功遷大  
長秋封鄴

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

鄉侯食邑  
千五百戶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安帝  
委用漸大而其資

文選卷之二十一



領卿署之職謂昭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闡人兼之鄧后以女主臨政而

萬機殷遠母殷衆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

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闡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掖庭八丞永巷僕射今皆

執權政故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孫程云非復也

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曹騰立桓帝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

受鉞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定議詔收冀誅之五人同日封侯故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

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

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

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

忘公指臣者

意則慘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

金者布滿宮闈言為林示衛之臣也苴茅分虎南向臣民者蓋以十

數苴累也王者以茅累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向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數十人府署第

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統霧

穀之積盈物珍藏言都城多宦官第宅州郡半宦官親屬也統縉也穀紗也米者如水之潔霧者如雲霧之輕切滿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

文土木被緹緹繡言以錦繡被梁棟也皆剝割萌藜競恣奢慾構害

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

以自銜達權彊謂閹人之黨也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繁多也敗國蠹

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

亂區夏寇劇賊盜也言因閹宦之開隙而起以亂天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

桓帝藉曹騰而立以至獻

帝而卒夫殆知唐晉突厥而世有戎狄之患皆借契丹而終有播遷之辱大較用小人以得利未有不及受其禍者也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實武女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宮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

何進女弟立為皇后進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誅中宮謀泄張驥趙忠等共殺進

雖袁紹龔行莫夷無餘龔行謂奉行天子命也袁紹也夷殺也然以

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

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祿必及身遂立桓帝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寶鼎大器皆喻

帝位也遷謂移禪于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言始以位亦以關官而失國以曹操即騰之孫故云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蓋卦上九爻辭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許由逃于潁陽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潔夷齊孤竹君二子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

而感致之數匪一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以下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

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

清然觀其甘心猷猷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

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柳下惠諫有蒙恥救民故云蒙恥魯仲連逃于海上故云蹈海此一去一就也不能相為即漢張竦所謂子而為我

林下惠死妻誅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

隱居求志數匪一謂句此正感致之數匪一也

大星真王平木

嚴光一名遵亦不能吾而效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器埃之

中自致震區之外蟬蛻脫塵離俗如異夫節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矯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蘊藉猶云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

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取也何篡猶云雖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旌招賢之表識也帛東帛也蒲車安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

至而不能屈嚴光會稽人與光武同游學周羣方咸遂志

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

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

衰那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東廣徵補亡詩堂

文選卷之...

紛披風什六義風賦此與雅頌也四始謂國維虞夏以前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發外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沈約

文選卷之...

宋書謝靈運傳論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因為此

絕塵不反絕塵不反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

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以前不見歌文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

多有諷刺在下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

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揚雄班固崔駰蔡邕金漢之士也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

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蕪穢也累重也若夫平

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

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武帝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甫始也緯文被質謂文加于質之上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

質為體二班謂叔皮孟堅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金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擅專也風詩國風也騷離騷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異也言

但以好尚有殊故隨製作而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前代之秀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縛旨星稠繁文綺合律法也言潘陸文體繁縟與班固質誼曹植王粲不同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梁孝王有平臺招延相如輩南皮魏文帝所游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高韻指應瑒陳琳之文緝猶緝也江右即西晉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七篇謂莊周著內篇有

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盡為莊老之學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波屬雲委文辭飄漾也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老子上德不德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

還歸遺其玄珠言忘象也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

源大變太元之氣許詢孫綽轉相祖尚一時成風太元武帝年號也仲文毀仲文也叔源謝混字

也言仲文及混變此文體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

之體裁明密金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興者託事于物也顏

也興會標舉謂興之所會者標格隨之而舉也方軌比迹也若夫敷雜論心商權前藻

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昂高下舛背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音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諷高歷賞先士謂先代制作之士也茂盛也歷賞謂歷代共賞之也子建函京之作仲

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岸迴首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步陽侯詩晨風飄岐路零雨彼秋

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雖文體稍精

而此秘未覩秘謂秘法也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

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張

蔡邕曹植王粲皆善悟此法而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去之愈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此言非謬如日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音律調韻休又乃以子建仲宣子荆正望長長四人過之安此闢靈均之草王正長雜詩朔風外郭而昧其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中局者

如魏晉取文蹈履之制則屬鈞版築必不能入相殿周故約以此嘆晚代之弊也

屠鈞甲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

殷相。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鈞魚于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于傅巖之野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

相殿周故知君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鼎食列鼎而食也資猶材也

明敷幽仄唯才是與。敷即揚幽仄謂暗陋也言殷逮于二

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逮及也。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

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于京師牛鑿乃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

殿下。奉奏事掌御服及執戟皆所謂職業也朔自云官不

郡縣掾吏。金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也負

世族故曰二家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晚代謂魏晉也二塗謂世

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非

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

駕。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

品。莫非二品皆居上品也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傳人有

此言褒法之不齒也

較然有辨以隸臣僚臣僕臣臺臣參差不  
上是論取人齋貌言高下不齊各為等級  
分為二品之  
非人君南面  
以下論位  
巨竊福之禍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

皆闕之任宜有司存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  
為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孝建宋武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

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武帝明帝權  
既多不能遍覽故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言國權及王命出納金在近  
而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

貴狐藉虎威晏子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  
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命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

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言百  
僚畏近臣為天子之威權在彼故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

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嫌疑

擅也賄成謂以財貨成政者也鈇鉞瘡痍構於牀第責之曲左傳趙孟曰

於言笑之下近侍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

縑丹珀至皆兼兩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即今絨也比  
縑也兩車也言賄  
賂以舟車載也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

比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及太宗晚  
運慮經盛衰太宗即明帝也權倖之徒懼憚宗戚言諸王親屬欲

使幼主孤立末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言倖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志厭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固

一○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帝本系出自唐堯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于楚而高祖因之爰茲發迹斷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爰於也以起也

我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斬之漢因以火德尚赤故云告符粵蹈秦郊嬰來稽首粵始也

王子嬰也稽首謂來降也革命創制三章是紀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者抵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高祖西入關五星聚于東井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心戰士憤

怨西土謂蜀也宅心即歸心也乘纍而運席卷三秦羽封章邯為雍王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言漢據河山之固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天罰謂天討也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闔闈恣趙朝政

在王闔闈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也炎炎燎火光允不陽允信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韓信家貧嘗寄食南昌亭長及漂母故云餓隸黥布姓英坐法黥故云黥



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雲起龍驤。

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綰

自同開。扞鎮我北疆。開里門也。盧綰與高祖同里而德薄

位尊。非祚惟殃。祚福也。言綰德薄而居吳克忠信。胤嗣乃

長。芮為長沙王。崇子孫傳位五世。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漢火德故曰炎。九縣颶迴。三精

霧塞。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颶迴。民厭淫詐。神思反德。

世祖誕命。靈貺自甄。甄賜也。言神靈之福。沈機先物。深畧

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王莽遣

新都自焚。初漢封莽為新都侯。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

度劉庸代。紛紜梁趙。度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三川。謂洛陽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遞更。金

湯失險。車書共道。言賊之城池皆破也。靈慶既啓。人謀咸

贊。靈慶謂天符也。人謀謂眾議。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

有命。系我皇漢。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歎美辭。

○過秦論秦之過也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崤謂二穀。函謂函谷關也。

片秦事起自論  
孝公及惠文  
武昭莊襄纒  
及始皇金用  
威力摺服海  
內而不知仁

義故一作難述而七廟墮子之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合關東游通之于秦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故曰連衡。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蒙故業。因遺

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蒙承

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關東連兵曰從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

此叙諸侯從約之所由興以見秦之強也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甯越趙人也。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

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之子也。仕于

侂兒。景陳軫仕秦亦仕楚。召滑楚臣。樓緩魏相。翟景未詳。蘇厲蘇秦之弟。樂毅燕昭王亞卿也。吳起。孫臏。帶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吳起衛人。孫武之後

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呂氏春秋。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趙奢者。乃趙之田部吏也。嘗以什倍之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

櫓。軍敗曰北。櫓大楯。言流血漂之。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

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無事。及

此叙諸侯從約之所自解以見秦益強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至始王六世矣振長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拊以鞭笞天下敲拊擊也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

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聽命也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百家言經史之類秦命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隳壞之即隳二

都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的鑄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鋦箭前足也或為鑊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斷華

城大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人無可奈何也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殊俗遠方也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古民字昨古民字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

材能不及中庸言不及中等人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古之富人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

陌之中躡足驅馳俛下也阡陌道也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

秦時兵皆疲于行役數百言少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高舉也言無鋒刃旌旗天下

雲集而響應羸盈糧而景從羸擔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

金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殫函之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史記卷之六十一

六

君也。鋤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鍛。所介也。耨鋤柄也。棘矜戟也。以鋤柄為之銛。

利也。鉤戟。鍛皆兵器。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謫戍謂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絜。較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嘗與秦為

列國。今皆使朝。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一論總結此一語有萬鈞之力

○非有先生論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寓諷諫之意也。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先人。先人也。眾賢。群臣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

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

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靡曼。好色也。流議。餘論也。今

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

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

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

覽焉。先生曰。於鳥戲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者。言

也。談何容易者。言談豈得輕易乎。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音彌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金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專商紂。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

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故甲身賤體。說色微詞。愉愉煦

煦。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悅之貌。

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與弼同人主之邪。下

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

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

而聽。懼然驚視貌。捐棄也。薦席也。几案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

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然靜思貌俛下也惟思也交頤淚漬兩頤間也

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縣連連將絕之貌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設為微斯文學與虛儀夫子遇序游先生暨陳丘子論議故云四子也

王襄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微斯虛儀亦鳥有之蓋聞國義皆假託之辭也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距止也躍行也距躍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

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日也

帝堯也遁避也言遇平世而不出有如鍾期於是欲顯名去知音之友舜禹遁有道之君也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莫終日

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鬻人飛蟲也越過也東西廂曰序僕雖歸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

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本朝即孟

子所謂立乎人之本朝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介紹為

者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商秋聲也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之晉至于中辛睹弊冠皮裘負芻息于途則者晏子曰吾子何

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為人臣僕于中辛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

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曰于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

人臣而莫吾知也今于贖我吾以于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觀猶見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暮姆倭於傀古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嫫姆倭傀皆醜貌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谷嘆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

矰蒲苴不能以射公輸班至巧與柯而無斧則不能有所斲蒲苴于善弋射者也與曼矰而不與

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凡事必相須故膺騰撇波而濟水

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膺騰

水上游也撇擊也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安衝蒙即舟也言乘舟于田中取徑而行遠反不如遵路之速也才

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

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

西州蜀在西故云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行路也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歌者二人聽者文學與夫子乘輅倚輓似皆車載其攜手以同詠歎中雅轉運中律輓緩舒繹曲折不失節中合也雅

大小雅也轉連聲之飄颺也律六律也擘緩舒繹柔和之聲問歌者為誰則浮游先生

陳丘子者也浮游先生與陳丘子亦假設之辭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友焉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謂禮畢文學夫子降席

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俚鄙也藪聞藪從末路望聽玉音竊

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

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金應屢降瑞福

太上尊辭指君而言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

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

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白珪詩白珪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為

也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



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日北  
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喜擊知吾好此犬嗜晨雁  
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曰鶉彼  
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  
得賢傳遂廢太子訢  
召中山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誄之也先生曰

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誄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節止也趨進也好惡不形則是

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  
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蘊藏也砥砭石之

貌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言如中和所獻之寶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  
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

也并體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命名也是以刺  
史推而誄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

寥宇宙寂寥遠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  
加茲皇唐謂帝堯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上筮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夫  
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據舒也洪長也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人皆化而言也浮游先生色勃昔溢勃怒也昔謂人皆化而言也曰是

何言與昔周公誄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言甫歎  
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

作大雅序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

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靡眉者，奇之老。靡，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皇澤，天子惠也。豐沛，言多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窾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小也。窾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鱗秋鱗善金逃，九戩域不以爲虛。不以微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九戩，大綱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

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甲。夫青蠅不能穢垂

棘，邪論不能惑孔墨。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汀垂棘之壁，邪說可亂衆而不可亂孔子墨子。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

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董，正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甘棠，美召伯也。倚立也。二客雖室計沮議

何傷。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室，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妨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

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微，少也。巨大也。措，致也。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開春始雷，則蟄

蟲也。措，致也。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潛底，幽隱處也。介，被甲也。奮，發也。故物

動，故物

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議愚感敵。猶云激之也。二生謂先生與陳丘子也。於是文

釋復集。乃始講德。釋尋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

與臣之力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耶。先生曰。非有聖

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矣。龍起而致雲

氣。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召伯也。雲從龍。風從虎。皆相感而生者也。寥。疾風聲也。蟋蟀。侯秋吟。蟋

蟀出以陰。蟋蟀。蜉蝣。二微物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亦皆應時而至者。

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

者眾也。也。神盡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

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

臣惜其有王。德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

桓有管鮑。隰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鮑叔牙。隰。朋。齊。戚也。晉文公

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

西戎。始開帝緒。王。王。繆也。由。由。余也。五。殺。百里奚也。緒。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

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孫叔。即。叔。叔。也。句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

雪會稽之恥。種。文。種也。蠡。范。蠡也。吳。嘗。伐。越。越。稜。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魏文有段

干。田。霍。秦人寢兵。折衝萬里。段。干。木。田。子。方。翟。墳。也。寢。罷。也。燕昭有郭隗

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夫以諸侯

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羽。翼。

百姓猶云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

衛民也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

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

拔駿茂倫等也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金至填

庭溢闕舍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

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容自止偃息乎

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

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

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貢獻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

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

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甲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

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耆老之逢辜憐縲絰之

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

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佗皆勿坐百姓遭縲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

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服事即拱

也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

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

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峻深也處位而任

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言皆如狼虎之

暴也其所臨蒞莫不肌粟懼伏吹毛求疵金施螫毒百姓恆

征征也無所措其手足言如蛇虺之螫毒于人也怔忡惶懼之貌嗷嗷愁怨遂亡

秦族是以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

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

言感通也。洪洞相通也。朗明朗也。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金從。舞德垂

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櫛比連接也。大化

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咸則三壤謂上中下

田音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

侯同辭。諸侯同辭。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秬黑黍。瑞也。鬯香草也。鬼方遠

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穆王征大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

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

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張武南郡太守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

恤寇。甲士寢而旂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

聞人瑞。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

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且能騎羊。

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

曠野。以濟嗜欲。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如鳥獸之集散也。其耒耜則弓矢鞬

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什。

以農務為喻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匈奴利則進不利。是以退不能遁走。是以

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

自古患之。懷來也。綏撫也。机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儉沅。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

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日逐單于

皆句。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計沮顏。焦齒臯瞶。剪

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編結即編髮句。奴有罪小者。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即黑齒也。大

宛深。百多。鬚蓋臯瞶也。黥首。黥也。山海經。題國在鬱林南。及文身。裸袒。皆蠻夷種類也。靡不奔走

貢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而笑。娑娑。舞貌。鼓腋。鼓腹之類。夫鴻古

通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鴻。大也。均。平也。翕翼。不驚駭也。

魚喜樂則躍。躍于波中。是以刺史感懣。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駢於感

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

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王命帝王受命也。時隗囂據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金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

起于今乎。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稷。武王之祖也。暨。至也。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得之也。雖其遭遇

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

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承堯。故亦以火

德。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神母。夜號。即由哭。白蛇事也。

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

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

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偪起在此

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

漢高祖堯後故。以堯禪舜。及禹。湯武之得天下。觀之。自見帝王受命。來歷。

高祖興于布衣。奸雄多緣之。生心。見高祖以後。班生以前。未有此。故只就言反復讓論。

得奮其劔高祖曰吾提三尺劔取天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

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

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無菜曰饑。無穀曰飢。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也。

思有短褐之藿。石之蓄。短褐。麤衣也。藿。重衣也。藿。謂一斛蓄積也。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一金。謂一斤之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

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

潤鑊伏鑕。烹醢分裂。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醢。冠于無道也。

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乎。也。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不長曰么。細小曰。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

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馬之下者為駑。蹇。跛也。柰節稅之劣

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柰。節。謂之柰。梁。上。楹。謂之。稅。蓋言小材也。斗筭之子。不秉

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易。鼎。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

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

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劔而死。以固勉陵。母恐陵為

二心。于漢遂對漢使者自殺。以絕陵望。而堅其事。漢之心。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

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

之。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

篇中凡云么麼之事又云英雄誠知覺惜金指瑰覺

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鄼食其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當驚幾致乃公事拔足渾洗揖鄼生之說鄼食其求見沛公方踞膝使兩女子洗足鄼生長揖衣謝之延上坐食悟戎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祖西都其說沛公襲陳留高四皓之名割肌膚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高四皓之名割肌膚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之愛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張良令太子請四皓以為客令上見之竟不易太子肌膚之愛謂戚夫入與趙王也

因四皓而不立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趙王故云割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

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如陰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

有龍蛇之怪妊孕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

而折弊呂公觀形而進女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

呂后望雲而知其處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秦王東游以厭於其氣

分西入關則五星聚高祖斬蛇故云分故淮陰留侯謂

之天授非人力也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

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

論王命乃參以神怪似非純任理義然其意主于折奸雄說誠之心君子當有取焉



運考五者之所謂。五者即前其興也有五故云所取舍不謂謂即有此五者及無此五者取舍不

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

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趙子孟遇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

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于莊子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

誅。折足之凶上所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

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覬音逾覬幸也欲欲也距逐

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英雄暗指隗囂也距絕也警說謂不明之說也神器

帝位也貪不可冀謂貪不可冀也

○典論論文。文帝典論二十篇此篇論文章之體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伯仲猶云兄弟也小之謂小其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傅毅字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

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

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

齊足而企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

粲之匹也。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匹如粲之初征登樓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縱兵大掠上讓之曰城降汝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敬尋享之千金焉宗室子孫故帝更職何忍為此

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

他文未能稱是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金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

文雖張衡蔡邕亦不能過之其他文則不皆然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陳琳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

儔也揚雄班固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四科謂奏

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不偏于片長者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檢法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

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

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飛馳言鳥飛

喻不假此勢自能垂聲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

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言文章之道不通塞移思也夫然則古人賤

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已助句也而人多不量力貪賤

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

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

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融孔融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也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故云六代大都言有天下者不可不封建也

曹同

字元首少帝族祖是時天子幼稚同與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

下有難則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秦不封諸侯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

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金進謂同

姓異也姓異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

不生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義奉周室者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

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

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重輕未可問也

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也姦情散於習懷逆謀消於唇吻不

為姦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碩大也言枝葉茂能蔭本根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

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暨及唯燕衛獨

存然皆弱小燕衛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

相恤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

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行

伐關東蠶食九國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漸至于盡也至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

於始皇乃位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周易否卦之辭繫苞桑言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

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

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枝葉謂譬子弟也

猶芟刈股肱獨任芻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

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股肱喻諸侯也芻腹喻王畿也浮江海棄楫櫂猶中

舟而棄楫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

也齊相田常殺簡公六卿謂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

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

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

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皆

專為刑法而二世師之自幽深宮謂常居于宮中事皆決于高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

可得哉二世齊望夷宮使使責讓趙高求盜事高懼乃陰與其背間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

為計二世曰願得與妻子為黔首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首間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左傳人逃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

祖項羽起兵羽殺秦王子嬰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

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

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常君謂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謂諸侯之于帝室如木之

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也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

而復得措其手足哉言雖後王有失行而天下苟無湯武則謀未發而身已戮矣何陳勝項羽

復得為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故字內含有惟

言如鳥鳥之集或聚或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

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

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

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伐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般石大石膠固言不可解東牟侯劉向使高祖

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傳謂

他人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

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跨帶也權侔京

同于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

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士無誅

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踈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于

高祖封地廣文帝不能漸分其地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驟如黜削是急之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

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此諸侯強，帝室弱，如木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難掉。夫尾在于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不相連屬，如非體之尾，何可掉哉。此見封建之制未善，非封建之過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

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優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割亦分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

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至于成帝，王氏擅朝，鳳為大將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

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母黨，王氏也。公族，其

劉向逆知王氏擅權，故有此諫。

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人。稱引謂稱引古今之事。

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

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

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

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遲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

期。言光武踵秦法，不封異姓，而僥倖無疆之期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閹豎謂宦官曹騰輩。權也。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

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

六代短長之運其樹德厚薄處致然

豈係宗室之

封不封哉若

魏之欺孤滅

寡孤媚以得

天下且數必

促之即宗室

子弟遍中外

悉無救其敗

也曹問之

意亦左矣

凶金爭

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

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敷居九

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

熾火餘謂董卓焚洛陽宮室也秦敷謂荒草也

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

魏武帝沛國譙人為兗州

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

魏武帝沛國譙人為兗州

掃除凶逆翦滅鯨鯢

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也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

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

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

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

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

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

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

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

必置百人之上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

褒異宗族之禮也

夫泉竭則流涸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

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  
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  
之中。植於官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尚書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肥土也。夫樹猶親戚。土猶  
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  
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方  
言圍碁。自關以東謂之奕。

韋曜

字弘嗣。三國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  
論之。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  
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  
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  
藝之域。君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  
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卧。吾將不卧。對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董仲舒修春  
秋三年不窺園圃。漸漬  
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  
昃待旦之勞。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暇食。姬公周公也。故能隆興周道。垂名  
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十萬曰億。載  
年也。已止也。歷觀古今功名  
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  
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  
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卜式以田畜為事。  
入山牧羊。致千餘



吳漢字子顏頭夏侯勝生誹議詔書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既南陽人鄧禹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諸將多薦勝賢其言遂受之繫

其後勤勤不離公門光武以南陽人漸親之

有游惰哉仲山甫周相也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奕

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

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罫枰棋局也罫線間方目也勝敵無封爵

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階因也徵選選賢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

之倫也孫子吳起皆善用兵者而奕非其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

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耽所日耽也言勤于正事不暇食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

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喻武龍鳳喻文百行兼包文武金鷲

包納也博選良才旌簡麾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旌表也程品也科條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爵人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

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明盟府謂掌諸侯誓言盟之官也夫

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故云三百。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習博奕矣。袞龍九章衣也。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貨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以良平之恩也。用之於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孔叢子。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乃適河東。大畜牛。年倚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曰。倚頓者。以與富于倚氏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及。愧服之情。一集乃有渙然而出。終朝未餐。則翫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曾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古眠字。夜分。夜也。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言髮之植。顏之發。助之以勁刷。醇酒且僅得之。而壯士一怒。乃不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形骸無精。神則困國。

無君則亂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

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湯有七年之旱。使耕

灌漑之功。雖無救于苗之死。然亦得此而後死焉。猶今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

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

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

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

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泊然無感。謂哀樂不動心也。又呼吸吐納。服食

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

謂服氣也。形在外。神在內。不謂服氣也。形在外。神在內。不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

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區。謂區區。侯種可百餘斛也。謂區區。用

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畝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

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

常而不變者也。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

也。猶人之不知。養生可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倉公對黃帝曰。大

啖榆則多睡。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合歡。樹似梧

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不相復綴。樹之薰辛害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薰。即葷字。說文。蒜為葷菜。猪蝨處頭而黑。麝

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井齒居晉而黃。抱朴子曰。今頭蝨

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以

漸也。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淮南子曰。險阻之

氣多。癭謂人居于山險。樹木瘤。臨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薰之使黃則必脆，故云無使堅也。芬之使

香而無使延哉。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上；服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

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淫，鄭聲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

正氣。悖，亂也。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氣也。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叢，爾小也。非一塗，謂聲色

哀樂也。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其者，言不依攝養之術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

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眾難，謂上聲色之類。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攝持也。至於措身失理，亡

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白，謂髮白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中智以下，謂之自然。中人以下之智，謂漸至死為自然也。縱少寬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

知慎，眾險於未兆。眾險，亦聲。未兆，色之類。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

在腠理，不治將深。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侯俱不應。後侯病召鵲，則無及矣。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著，盛也。夫成于微，小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馳騁，猶任意也。言常人亦有以多苟且得壽，皆不曉養生之理。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自證以同自慰。若云其不養生而壽亦幾何也。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

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

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

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

報者。畎澮細流也。尾閭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猶獸名。聞人聲則豫緣木。故稱猶豫。言疑也。心

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

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豫章木。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殊。養生之

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以未效不求。言

養生之道也。及求之者。又偏恃者以不兼無功。人有偏恃

以不專心而喪失其業。追術者以小道自溺。此所謂旁凡若此類。故

不兼全養生之道。故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此所謂旁凡若此類。故

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

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

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

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

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晞乾也。綏安也。五絃琴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美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美門古仙人也。王子喬者。周靈

爭壽何為其無  
有長年者乎

○運命論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  
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

美績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  
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  
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  
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委曲相合有如符契得失不能疑其志讒  
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  
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

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也  
衡平也言人君所倚以平天下者

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周文王卜田兆得公  
侯天遺汝師王乃齋

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  
坐茅以漁載以歸為周尚父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蓋在虞適當其窮入秦  
會逢其適非在虞則不

才在秦則才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

黃石者神人也其  
書有上中下三畧

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水投石則激  
言不合也

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石投于水  
則受言相

入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張良有說項  
梁無說陳涉

此泛言之耳非巧拙言  
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

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籙圖事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格量度  
之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有所欲必有開通之路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合亦如此詩云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翰翰也言周道將興五

獄為之生仲山甫及申伯為之幹臣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史記夏后氏有二神龍止于帝庭卜請其祭而藏之龍亡而祭在乃

積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

于庭化為玄龜後宮遭之而生一女懼而棄之有取之而

奔于褒者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曹伯陽之獲

出于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之獲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傳曹人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

之日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政弋彊以政弋之說悅之因訪政

事乃說曹伯陽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執曹伯陽以歸殺之社宮猶社稷也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禍成於庚宗魯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至

成王至厲王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

此七世幽厲約以夢中命為牛豹將歸魯使為豎後豹病豎牛作亂竟

而大壞應七害豹以上言亂而衰也自厲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

至二霸凡九而衰也自厲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

運此應九而衰也自二霸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圖洛書聖人受命之符也以文命

八世數也謀謂諸者文王也以武興者武王也七九六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寸十年七

百天所命也左傳王孫滿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

霸之後禮樂陵遲晉文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文德之

弊漸生于靈王景王辯詐之偽成於七國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酷

烈之極積於亡秦秦吞滅六國獨擅酷文章之貴棄於漢

祖高祖以武定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

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二

成王至厲王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此七世幽厲約以夢中命為牛豹將歸魯使為豎後豹病豎牛作亂竟而大壞應七害豹以上言亂而衰也自厲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衰也自二霸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衰也自二霸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衰也自二霸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衰也自二霸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衰也自二霸

至二霸凡九

運此應九而

冉二子也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

聖孔子也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

言不行於定哀魯定公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楚昭

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神有知子路者

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

于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上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

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雙於桓魋孔子適宋與弟子

乃止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孔子過陳蔡使徒

欲殺之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叔孫武

無所通黎羹不充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雙於桓魋孔子適宋與弟子

尼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

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

動人主封厚也封已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

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不得賓言不得其徒子夏升堂而

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

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西河地名言子思子夏不

子蓋運命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

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

憤不亦過乎言不達運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

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

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文選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廷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背

也忠直之言必逆。廷人主獨立。清正則背于俗。事理所宜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秀出也。木高出于林上。故風吹而摧折也。岸側有堆阜出于岸上。水流必先衝

之湍也。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言觸君之怒。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也。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

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

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遽蔭。觀人顏色而為辭。色故不能仰。逶迤。巡視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闕看。觀貌也。向背。即下文二言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歸市。爭趨也。脫遺。其

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其言。勢利之人。有言也。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孰重。言榮者重也。珍也。

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車徒。謂車馬侍從也。矜。自以為得矣。詐之貌。蓋見龍逢比干

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

鑄燭鏤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鑄鏤劍名吳王惡子

胥賜之使自盡費無忌楚之讒佞人子常誅之夷滅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

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汲黯漢直臣為主爵都尉張湯漢酷吏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

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蕭望之跋致於

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

自繫而死也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死死非正命

猶絞縊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

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言人立身在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

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

仲舒之聞菊其門也王莽董賢皆曾為大司馬故云三公揚雄家代素貧人希至其門董仲舒

為博士下帷講誦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

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人之執杓飲水于河邊河水雖多所飲不

過滿腹棄室而濡灑于河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濡身而已言分有限也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乎則

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

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乃五方之都會也褰裳

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汶水北山下之田皆沃壤也椎髻

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賤隸而

使其守倉扳衽而登鍾山藍田之土則夜光璵璵璠之珎可

觀矣扳揜也初治切衽衣襟也言挿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皆出美玉夜光璵璠美玉名也言為娛耳目樂

心意則所見雖甚豐而而要非吾之所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嗇惜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即下六疾五

刑利害攻奪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

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疠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五刑謂劓墨宮割臏太辟也利害生其左

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若此而尚自以為得計感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

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位也得得也原乎天人之核乎邪正之分也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義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

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言君子之性不改其操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

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辨亡言吳之興而辨其所以亡也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

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武烈皇帝孫堅也堅起兵于荆州故云荆南權畧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夷羿古之善射者馘謂殺而割

取其耳以計遂掃清宗祊崩蒸禮因皇祖也冬祭曰蒸精

其功數也堅入各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

之師跨邑哮驚闕之羣風驅能羆之衆霧集哮闕虎振

獸帶州跨邑風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

兵怙亂戮力并力也阻恃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謀廟筭也律紀

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言羣雄未武烈既沒長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長沙桓王謂孫策也招攬遺老與之述

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攻無

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

師則威德翕赫修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

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將北伐諸華誅鈕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干

也紀謂綱紀也皇輿帝車也夷庚平道挾天子以令諸侯

清天步而歸舊物歸舊物克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

就中世而殞次謂次于路也側目言懼其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

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

大皇帝權也故實故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旅次

也言以束帛招之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

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

呂蒙之疇人為腹心出作股肱陸公謂陸遜為甘寧凌統

程曾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器才器也諷議謀議也舉正持正也奉使則趙咨

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機祥協德術數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

謀無遺譖思與切謂智也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魏氏常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

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順流曰浮鄧塞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因之以為塞漢陰漢水之南也羽楫萬計龍躍順流羽楫龍躍言舟行速也銳騎千旅虎步原

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隰曰隰言布兵陳于此處也謨臣盈室武將

連衡衡軌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喟然有吞江沔之志一宇宙之

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水涯曰沔曹操入荊州喪權遺瑜逆之遇于赤壁喪

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左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收跡謂收其餘兵也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

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漢王謂劉備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孫權襲破關羽劉備怨之

遂伐吳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遂殂于永安湘西荆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備既敗官故云絕命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

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蓬龍之戰子輪不反張遼之討陳蘭人其沈溺者數千人

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蓬龍山名隻車不及言喪敗無遺也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鋒勢剽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荒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遂躋天號鼎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渙言北以淮漢二水為界也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括約也於是講八代之禮禮古三王之

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於是講禮樂以見成功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告類祭祀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殺敵為

為長棘勁鍛望飈而奮棘戟也鐵鉞有鐔者聖庶尹盡規

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庶尹百官也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俾使也一介

獨用一使而撫巡于遠方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逸駿良

謂廐也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瑋美也珎瑰重跡而至奇玩

應響而赴重跡謂貢獻多而輶軒騁於南荒衢輶息於朔

野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以輕車遣使安撫遠國也衢輶兵車也息謂不用兵也齊民免干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齊民百姓也晨服

以備不虞今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幼

孫亮亮臨朝姦邪橫虐乃廢之為會稽王立孫休為景帝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

良主也虔敬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歸命

也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塞謬盡規陸

謂陸抗也機之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

稱黎斐與丁奉解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

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

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秦更名民曰曆命應化

而徵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卒散於

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

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

趙襄子引汾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激即孟子激而行之

之激左傳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及耕者宋必

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為

上將軍伐齊破之齊西決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

至不經十二日而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

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非一世猶云

指晉伐吳之時曩日曹劉收北之日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

異也質易也詭異也趣趨也昔曹劉之衆勝于晉而吳反

與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吳反亡成敗易理古今異趣

何也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之羣臣不同故

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以上為論之上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

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曹操好殺戮故

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言因其險阻得夫吳桓

王基之以武大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太祖

謂孫也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蕃

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孫虜丹府謂赤心也

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權冠荆州將吏悉皆

歸附而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

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

曰承明昔觀丁父部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為

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

以下言太祖  
之能盡人才  
之用

武衛以濟周瑜之師魏曹休侵北鄙乃假遜黃鉞統御六

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虛已者將容受也謨故魯肅

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周喻薦肅權即召與語甚

德而省游田之娛權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張昭

情欲之歡諸葛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陸遜勸以施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令有司盡寫刑條使諸逢齋

屏氣跼踖以伺子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詩曰謂天蓋高不敢小

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權既稱尊號誨壇顧謂公卿曰昔

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肆陳洪規遠畧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規畧百官苟合庶務未

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

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

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

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與者

百度之缺粗修中業謂權中年天道人事既定雖釀化然

謂三國各據一方也粗畧也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雖釀化然



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醜化

此言吳甲兵之道也繁網精美之強險阻之法也齒列也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

練幾近也沃肥也

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謂

兵器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

於茲者矣

巨弘俱大也巨疑衍或是未有巨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

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

末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

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與國

陸無長轂之徑險隘故無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

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舳船後持

掩處也艦船前頭刺擢處也不過千夫百艦言人雖眾無所施用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

長蛇其勢然也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也昔

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

其變機械攻守巧法如陷坑之類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

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

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陸公謂

抗也所共言彼此皆有機械也晉人長于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是天贊吳也但當守峽山之口以待其至而禽

耳建步圍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西陵

關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寶猶堅也于時大邦之眾

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而巴漢舟師。公江東下。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機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東身又以蜀兵。公江東下。仕于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遵循

陸抗所築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

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

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陸抗部分諸軍。吳彥等

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

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

慮。距龍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反

虜謂步闡也。蹤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宵夜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豈欺

用公。明。義。述。文。王。周。公。語。蓋。抗。機。之。父。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

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言陸抗亡後。晉潛謀伐吳。自此

於是驚。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晉太康。吳廣州之

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皓

持禍患亦少。于魏蜀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也。

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

不形。周易。華。卦。辭。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生。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

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辭。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

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

者也。孫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

地。利。人。和。三。者。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惑。矣。言。吳。之。興。也。大。時。

金用也。由用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

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俊也。四州。荆。揚。交。廣。

皆異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

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先政謂權之政也。遘遇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

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

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

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

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見麥秀之漸。漸曰

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以上為論之下。

○五等諸侯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論其典廢利害之事。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周禮體國經野。體猶分也。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

創自秦漢。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

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

不可以獨任。曠遠也。任重必以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

分職。所以輕其任也。金建五常。所以弘其制也。五長即於五等也。

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古裁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

成磐石之固。維連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不可轉動也。宗庶雜居。而定維

城之業。詩曰。宗子維城。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

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

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孫子不利而利之言不與人同其利而自

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言與人同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

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不專有

人亦與之同憂不專享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利于人

其利則人亦與之同患既薄則人戴我之恩必厚我之公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

樂于人既遠則人憂我之患必切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國受世及之祚矣子孫相承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九服九州也上之子愛於是乎

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

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言分理各定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國安指皇主尊賴

人無爭也

身之本

羣后之圖身

主天子也羣后諸侯也

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也眾目以喻諸侯天網以喻天子也營布也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四體諸侯心膂喻天子也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三代夏殷周也四王禹湯文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韓安武也

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故云理所固有願切法期於必

涼明道有時而闇言盛衰廢興唯常理也愿慈也左氏傳

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世及之制厚下之典

調封建也彊禦強盛而難制也末折即左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之謂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諸侯秉權則王室侵弱三季桀紂幽王也遘起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七雄力政

之陵夷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昔者成湯親照夏侯之鑒公旦日涉商

人之戒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物猶禮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改革

也。封畛，疆界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固知百世非可懸御。

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

夷也。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雖善制御必有衰敝于此而權其禍

患之輕重則侵弱之辱猶愈于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尸

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弊此意合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載。

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天子微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釋去也及承微積弊，王室遂

甲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祚，福也。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輟，止也。置勢，置諸侯以成磐石之勢也。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尋斧始於

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無所庇蔭矣。葛藟能庇其根本，况國君乎？尋用也。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去其所庇蔭也。秦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

以此為制國之道實為暗昧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言無事不與之共安

樂則有事孰與之共患難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不必一道如奢侈暴虐之類雖皆可以失天下也。孤立，不封建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

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競，強也。國之令主，十有餘世。今言然片言勤王，諸

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猶振

也。振矜，有自得之色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故字承勤王必應來晉侯請隧楚子問鼎皆有窺周之志收頓皆止也。豈劉項之能關關勝

言周惟封建故雖陵夷十餘世而諸國相維之勢尚綿綿未艾

廣之敢號澤哉。言周之封建勢與秦異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無道且有諸侯同其

患不至覆亡之速也。漢矯秦枉，大啟侯生。矯枉謂矯其弊也。大啟大封也。境土踰溢，

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士狹者逆遲。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叛疾也。士狹者謂地廣兵不足，故為逆遲也。

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

尚、濟南楚趙也。弱網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闊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

於東帝。皇祖高祖也。黥布友高祖，自往擊之，為流矢所中，

聞益來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

也。矯枉過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呂其正也。

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勿疑也。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

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失節謂諸侯叛逆也。宗子謂宗室也。是以五侯作

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武帝悉封舅王，諱王立，王根，王逢，王商為

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王莽為新都侯，故曰新都。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光武，漢不封建也。宿疾，漢不封建也。僅及數世，姦

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疆臣謂梁冀之屬也。一夫從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從橫謂亂也。夷，平也。為無諸侯之援故也。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放命謂棄王命也。干犯也。七臣

謂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蘧子也。三子謂子頹、叔帶、子朝，是皆亂王室者也。嗣王委其九鼎

謂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蘧子也。三子謂子頹、叔帶、子朝，是皆亂王室者也。

凶族據其天邑

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天邑猶云帝都也

鉦聲震於闔宇

鎬流乎絳闕

鉦金也聲也闔宇謂內地也鎬兵鋒也然絳闕官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也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

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厲王出奔于彘召周公二相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類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周伐王

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

叔于溫殺之振起也 豈若二漢階闕憂而四海已沸

薛 臣朝人而九服夕亂哉

薛臣董卓也朝人遠惟王莽篡逆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思智同痛然周以之

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

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于甲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中等之士不能堅守忠義或變節以助暴虐之人桀謂其人暴虐比桀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若翟義劉歆之於王莽韓馥劉岱之於董卓鳩集也 然上非與主下皆

市人與深也言非深沈之主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散亂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世位謂子孫相傳也

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

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庸用也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

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

淫昏之君無所容過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君謂

諸侯也言雖淫昏遞相防制故無所容過 何則其不治哉猶云何患 故先代有

以封建與郡縣金論而較其治亂

文選纂言卷十一

六

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鬻賣也。貨

多者高，官少者下，位不惟其才之高，下而惟其貨之多。寡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

后也。萌，即氓也。言民之貪殘者，富盛皆可為羣。后以臨下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

有以廢之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謂其為子孫計，故必

思郡縣之長，為利圖物。謂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百姓之財。何以徵之。蓋

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羨也。言羨及厚祿。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

希，少也。言少能及此。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

利已者，在位所不憚。言眾皆為之，故不憚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所夙夜也。實，謂政化之美名。謂虛譽。此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已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書云：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使其金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

深淺。以諸侯郡縣之賢者而較之，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以數易而功少。使其皆愚，則諸侯以累世流惠

過乃淺，郡縣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

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并序。孝標植根，潘右流寓。魏庭骨履，危難僅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輅

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無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悉四十七八，間不見及。嫁男娶婦也。明年

卒。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

翰云：辨人生死，窮達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歸以告余赤輝即丹輝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

因言其致云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卜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

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任養養而居

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易紛綸莫知其辨天折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仲任王充字充言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

福善今言隆擢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史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稱顏回為好學然早天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至於鸚冠鸞牖

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鸚冠鸞牖謂貧賤也論衡曰夫

命懸于天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饒饒饒謹咋則異端斯起蕭遠論

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

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夫道生

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任其生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固然而理不可

可知固謂之命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知其不鼓動陶鑄而

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處

劉之志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實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

霄漢非其悅言升降各稟一性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

乎純乎一作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手冥

天選言言本 卷十一

十一

昧之始不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

日之誠弗能感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

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麾戈日為之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言人命短長皆出于自然至德未能踰

上智所不免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年文公薨

其尾宣尼絕其糧周公諡文故曰文公毛詩狼跋其胡載

糧在陳事也言進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菜苜蓿

早死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伯牛也菜苜蓿之詩

大雅詠文王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采此相樂伯牛歌

之意傷其有疾不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夷

如婦人之樂也叔齊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了與孟子字也嬖人滅

倉言孟子之後喪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

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子胥自剄吳王乃取子

之江中三閭大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賈誼為長沙王傅沮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桓譚字君

喪也都尉馮唐也詔會議雲臺以非讖失旨出補六安丞之官意不樂道率

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

死如殘羽翼於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馮敬通少有傲

高雲之中也為材過其實抑而不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

用風穴風所從出也國劉瓛獻弟璉金一時秀士也齊劉瓛字子珪瓛則

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楊震字伯起經

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言劉瓛與震同也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金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

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殂落死也兩賢瓚璣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詩曰金玉其相相質也髦俊也擯棄也微草

木以其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微猶也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

子宰衡貴也皂隸賤也容成子公彭祖壽者殤子夭者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

洽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言

之所通責賤壽夭富貧美醜之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易曰同人先號咷哭不召無假于人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

此于貴賤貧富美醜各以其極者而論

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忽恍即恍惚也言運命出

于無窮動于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聞見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

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

之龍躍謂戲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

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豈知有力者遇之而趨乎性命雖微然必因人以効靈成象猶天王冠冕而未嘗不

任百官以司其職也何不達于此者遂以成湯武王之革命孔子墨翟之立德韓信彭越之開國張禹桓榮之貴顯

皆不困于命豈知命固有賦運于其間者哉有力者指命運也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形之異也靡纖也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多嘔靡顏頰頰頰頰

朝秀晨終龜

鵠千歲年之殊也朝生暮死龜也生木土似聞言如響智

此即形之惡惡年之長短神之昏明以例榮辱之由命此

昏救麥神之辨也。聞言如響言聰敏也。不同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河目上下也。犀文謂足也。龜文謂足也。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蜀志張裕知也。照面知其將刑未嘗不撲之于地。左傳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靈而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祭者神所立也。史巴姬密理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玉弱抱而入再拜皆暨紐。

聚雲鬱興王之瑞。天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大電帝斬蛇事及隱于芒。繞樞照郊野膏生黃帝夜哭聚雲漢高。陽山嘗有雲氣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渙汗猶也。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

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遂。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樞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歿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震。項羽與漢大戰雅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白起率師敗趙坑四十。火炎崑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

能抗之哉。其蔽三也。運命所遭。賢者不免。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此明都邑之。大十萬之眾。同此死亡之。劫者皆命也。

此言命運所餘。萬眾沸聲如雷。空桑以。言同此劫者皆命也。知幾之人亦。何抗禦也。

文選卷之十一

六十五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語類歟也璜美玉也考不平也故亭伯死於縣

長相如卒於園令。崔駰為長岑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

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結綠懸黎美玉也鴻大也尺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

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

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主父偃

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

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

善惡廢

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重華舜也八元八凱舜臣也辛

猶不同器。梟鴞不接翼。梟香草鴞臭草也是使渾敦檮杌

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帝鴻氏有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上注曰蒸雖大風立於青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大風鷲鳥也鑿齒

唇乘間電發。金者晉之行也故曰金行不競猶微弱也版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

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生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此以晉之五

胡亂華明否也言今戎狄甚于昔害

之徒也

明劉

先王系梓謂夏殷周之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

種落繁熾充物神州物滿也神州中國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汨亂也然

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

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

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朱均謂丹朱商均也是以素絲無恒玄

黃代起鮑魚芳蘭人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

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人鮑魚之肆久而不

其結纓左傳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曰弑道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

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

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宋景公有疾

心熒惑災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於相公曰相股

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

星故云法星也帝殷自剪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克夏

於桑林翦其髮目爲犧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無徵

猶合也宜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于公

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高車我理獄多陰德

汝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

矣去東海歸掃除墓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

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

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如使復設言也

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此釋聖人之言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

顯晦難測也之所積善餘慶立教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由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若執聖人之片言以辯難知之命

暑之變其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

可及乎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

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

焉移之丹雲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周宣祈雨珪璧斯

馨周宣王祈雨罄盡珪璧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于叟

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延年殘獷

後嗣定國之賢非若堯有丹朱舜有商均也

古未甚東陵之酷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如盜跖之甚

也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

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王詩鄭風也鷄鳴不

暝不改喻君子雖居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

芻豢衣狐貉襲冰紈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

紈也夏服觀窈窕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

非有求而為也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

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

奈何識其不由智力無可奈何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

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夏大土

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

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

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廣絕交論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看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論抵之于地終身恨之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

俗流善者通交論今假設客主人曰客奚此之間此問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欲明交道不可絕故

陳二事以喻之毛詩嘒嘒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不可絕故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虎陰中之陽與風同類離謂虎文如離畫見尸子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

星流電激言感應之速也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

悲王陽登朝貢禹彈冠故云喜罕生子皮也國子子產也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善唯夫子知我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蕙追協膠漆志婉戀於墳簞琴瑟言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膠漆言固也墳簞如兄弟也聖賢以此

鏤金版而鑄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鏢記也金版金匱也盤盃之書盤盃器也若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也莊子郢

人墜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

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天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魏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琴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後漢

范式少與張劭為友劭卒式忽夢見呼曰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



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極不進其母撫之曰  
 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  
 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  
 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塚次修墳種樹然後去尹敏  
 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各驛縱橫煙霏雨散巧  
 食晝即至冥夜徹旦陶陶和樂也  
 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學謨訓捶支直  
 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駱驛縱橫不絕也烟霏雨散衆多也莊子曰巧歷不  
 能得而况凡乎言交道多塗雖巧于歷數及心筭之  
 人無能知測公叔乃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汨亂也粵  
 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媿比也猜疑也蒙猶云蒙昧謙  
 辭客自謂也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  
 志協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  
 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  
 若不睹雲飛也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王曰不可夫  
 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

借此以譬之楚之夫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  
 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廖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澤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言聖人握  
 風化如龍夔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而况交乎日月聯

璧齎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  
 化濟九成之妙曲比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于黃帝游  
 于赤水之北  
 消其玄珠乃  
 使罔象求而  
 得之司馬彪  
 曰赤水而假  
 名玄珠喻道  
 也

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言道德  
 資以琢

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一遇心以神靈之臺故云靈臺江湖取相忘之義也  
 俞變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

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豁谷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逮及也。叔世謂衰世也。詭偽也。狙詐謂狙伺人之間。於是

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雷駭言相驚懼也。然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

權壓梁竇。董賢石顯，梁冀竇憲，金威權赫奕者鈞齊也。壓重也。雕刻百工，鑪捶靡萬。

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

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噏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

士皆服其權勢也。聲塵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驚鷄人始唱。

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故云鶴蓋流水，即漢書車

如流水，皆願摩頂至踵，噓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

非卿湛。宗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言為之盡心也。西

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駟騎。居里閭而鳴鐘。埒等也。

白圭程鄭羅襄皆富者。銅陵文帝賜鄧通鑄錢處金穴。郭况也。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感沓鱗萃，分鴈

驚之稻梁。露玉笋之餘瀝。繩樞以繩為戶樞也。甘茂謂蘇

我無以買鬪子之濁，可分我餘光。魚貫謂貧者駢首相

恩遇進款，誠榜河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

流二也。言貧者偷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也。旌表也。青

水賄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指紳美其登仙。陸賈為大中大夫，公卿間名聲籍甚。籍謂

狼籍甚盛也。郭泰博通墳典，游于東都，將



秉綿續以候氣之盈虛苟氣勢輕微雖有顏回冉耕曾參史魚之行董仲舒劉向司馬長卿揚子雲之文亦視之甚輕而莫肯恤若衡重錙銖續微影飄撤撤雖共工之蒐慝

驩堯之掩義荆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輕也影撤續

也其工驩堯帝鴻氏之子奄義隱賊也荆楚也莊驩為盜于南楚盜跖為盜于東陵皆為匍匐透迤

折枝砥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匍匐伏行

行也皆諂屈之狀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宋儒註孟子誤以為折草木之枝可笑痔後疾也宜人砥之

金膏翠羽珍重之物也脂韋柔弱也便辟故輪蓋所游必曲詔貌導引也言不論其人惟趨其勢也

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直簞筒以寡魚罔也張張安

世霍霍光也言趨勢之人游于豪貴之門資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斯五交義同賈鬻故譚拾璧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

賈買也鬻賣也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性亡故去願君勿怨此以市喻交也舊本誤作桓譚考譚

書及新論俱無此文疑恰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林回人姓名夫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以終貧或初

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襲仍也約

也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

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

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張耳陳餘蕭育朱博少皆

隙末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見交情一貧

一富延知交態一貴一賤交然則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

情乃見規規小貌箴刺也

珍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釁我隙也難固易攜也讐訟所聚

以五交而生三釁交道不得絕

二爨也。名陷饗餐。貞介所羞。二爨也。籍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肩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饗餐。古人知三爨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

子以價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樂安郡名。髦傑英彥也。縮貫也。

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適勁也。麗藻文章之美也。方金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猶云連衡也。謂與許都郭林宗齊等也。田文孟嘗君也。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知請客以夜繼日。

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

紫由其月旦。盱張目也。眉上也。衡謂舉眉揚目也。王衍能言時號口中雌黃。後漢許子將好覈論。鄉黨人物月旦。甄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雌黃善惡也。朱紫猶顯貴也。於是冠蓋輻湊。衣采

雲合。輜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

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輜軒車也。鞞車軸也。闕闕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為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得升孔子之堂。登李膺之門也。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盼視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者。丹漆塗地。故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日丹輝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

之徽烈。狎習也。近也。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揮與角哀入樹中。死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

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助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夫差。瞑目東粵。漬酒徐

藹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草而不哭。馬動輪范式也。

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助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與金無術學陸其家業貌諸孤左傳語猶

云諸子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郗成分宅之德謂到洽兄弟也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

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郗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

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出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嘯絕太行孟門絕至險也言此二山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

棄之長齋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秀

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况也齋走也言裂裳裹足棄之而走上于高山之頂

以遠之皦皦潔白也秀濁喻穢俗也

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于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

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于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機引

舊義以廣之故曰演演者引而伸之也

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

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物陰陽也日星在天成象而天之陰陽因之而紀氣

剛柔也山川在地成形而地之剛柔因之而播五行相生剋而造物之用以致四時相推遷而一歲之功以成天地

既然人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磨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響鏘之合韻老子聖人執左而不責于人

尚書八音克諧離猶節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

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窮。故明君必量臣之才以任之。貞臣必量已之力以受任。豈大任也。

臣聞塵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言才雖難得而求之則出非取足于天地之特生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所棄未求未必適用。故有舍帝球抱璞之賢。而求金馬碧鷄之神者。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險夷之運。此章譏世卿也。放即放於利而行之。故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也。東國東魯也。五侯謂王簡王立王。王逢王根也。西京西漢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物形巨細而賦音。是以至德之君。因物賦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百姓咸足于心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頓猶整也。振舉也。龍鳳喻賢人也。下網振網而不可招致。故巢箕不顧聘之。至許由不踊夢于君也。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自之察也。有畔而砥。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

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待玉帛之物。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此言誠雖微而必能

動物虛雖盛而不能感人也。都人都市之人也。班如繁桓不進也。陰晷影也。西施之美。雖可悅而其影不能悅人。虛故也太山之高。雖難陟而其陰不能止馬。虛故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居難則易。猶云處難亦易也。藏

器正以待時。故云所乏者時。充滿也。滿堂之香。種幽蘭則不難。致謂有方也。繁絃謂絃以生絲。繁繞而成者也。繁繞之絃。思得繞梁之音。以展之喻。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

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有可通可塞之智。則時雖塞而不窮。有可

夷可險之才。則世雖險而不屈。猶有凌風之健。翻不必順風。雖逆風亦能飛也。有照夜之明目。不必返日。雖日落亦能見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

黜殞。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瓜衍晉侯賞士伯縣

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殞我于側室。是黜尸

于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事。疑陸誤禽息。薦百里奚于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此金發

于忠貞。非有求于爵賞也。瓜衍先茅。皆賞薦賢之臣者。故援之。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目雖明。雲

見玉雖朗。塵蒙之則無光。故明君之察。有時而昏。賢臣之忠。無自而致。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  
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  
絕而流響。故貞女沒身而  
譽立。烈士效  
節而名彰。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  
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  
于尊俎。子  
罕慟哭于介夫。終使晉人  
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之效  
罔如斯也。晏子春秋。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  
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  
師曰。盲成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欲試  
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于是輟伐齊之謀。  
孔子聞之曰。善。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禮記。晉人之規。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  
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  
國乎。史記。韓魏趙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士衡從後  
通言。爾非謂平公之  
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章以歌舞起興。見  
言不在精粗。惟貴合  
事宜。才不在短長  
惟貴適于用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所謂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滋基。不如待時也。  
乘猶因也。載行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立功者須  
實用其力也。影  
本虛故。以影偶質。不足以言雙跡。  
本虛故。指跡慕遠。無補于速達。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  
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此言物有小而益大  
不可忽也。鑽燧火本

也揚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明贊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曾濟為弘

此章明人君賞不遺賤罰不避貴也煦烝也蕭艾惡草喻賤也墜落也芝蕙香草喻貴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

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事在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于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貫通也肆極也奚仲造車者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簞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此言物之貴賤高卑者取水于月而不加于水之涼陽燧取火于日而不加于火之輝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此言高調不可以入俗耳至言不可以入庸人寡和之歌即宋王所謂引商刻羽其和彌寡是也客歌于郢中故曰荆南呂氏春秋孔子行于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于貢說而不聽于是鄙人馬圍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何得不食于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所謂不釋之辯也肆陳也訊言也釋解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

化已滅

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尋煙染氣烟息猶香喻同孔雖死禮教尚在徵音錄響曲終則絕喻堯舜去世神化亦泯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物有斂跡韜形而莫逃于太陽之洞照人

有深情厚貌而莫遜于聖人之旁  
燭重光日也發藻猶云揚輝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猶浮雲蔽天疾風  
激水故舜流四凶而唐治增美

楚戮二奸而南國以寧四族即四凶  
也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

北里之操萬夫婉戀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  
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戲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樓寢之辱

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勗  
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樓寢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

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法度也盈數長  
之數也臆心也言天

之運轉有定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  
是以測景者時日不差而聽言者難于信行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善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金質不能共其休

以耳求聲則日樂而耳順以心徇物則神勞而形逸如  
者天實為之殊其用而理有不可兼而通故雖同具于一

身而休戚不能相通也苦與  
勞即感也優與逸即休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毛詩  
有女

懷春厲高也言隱者非性如匏瓜繫而不食貞女非不知  
懷春而好偶以節不可喪故寧與影為偶而獨居時不可

仕故寧超世肥  
遯而不出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志桓撥之君蒲子路所

理邑密卓茂所理邑黎民也時雍堯治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言聽足于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是以蒲密之人自安不必帝堯之治漢初之士自幸不思殷德之隆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珽珠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金劬飛轡懸景皆謂日也

日有御故云轡懸像于天故云懸西頓日落也東秀日升也目無珠曰矇珠具而無光曰瞍言時暗則智愚俱隱時明則賢與不肖俱奮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素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此章

言觀人有術則即近可以察遠因顯可以包微也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揮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也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此章

有定則物無定形故虛心以應天下之變則通而不滯泥迹而處天下之事則滯而不通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祝敵鼙鼓雖樂中之器然樂之所賴以節宣者亦有在焉故君子之經理應物必先觀其會通而後得其要領希聲踈擊皆言其非所重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此章明人無全材不可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

乃在于我之身者猶不責其通塞則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豈可求其備哉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章明物各得其所

則無羨慕之心也肆恣也厭飽也充足也王鮪魚之美者  
組繫也吞波大魚也北方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故云  
銜燭之龍言居食苟足則無外慕猶組登王鮪者  
不待吞波之魚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  
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

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言人無常在性善惡在

于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故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易傳治容誨淫曾史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也遺棄也賈

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踟屨以行三十步後遂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于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踟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于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

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鄰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  
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氣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闔於治

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此章明暴政欲速而不達善治無為而自成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編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雖疾而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

雖微而自潤也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此章言情發于性而實感于物也微于視麥秀而悲殷詩人見禾黍而悲周悲者情也而實麥秀禾黍感之也使其性寂然不動充然自足則其情約而不形安得有是悲哉無佇立之跡言滿目皆禾黍也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隆汙各得其用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鼓以釘之密而含響于內笛以孔之踈而吐音于外或密或踈各隨其宜亦猶是也大鼓曰鼗與賁字通用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以理自持者每為勢所奪以道自閑者每為權所移是以有見于生之重固寧舍利而全生有見于義之重又寧舍生而取義明賢者所以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劓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于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而死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溥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隕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通變者約而能博守要者淺而

能深故易卦之六爻該綜萬象虞琴之五絃備括衆事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章令人尋本而棄末也陶求也求形于其影則不能盡其美態察火于其灰則不能見其輝光是以問道于人不徒求諸渺茫而後可以造道觀物于質不徒徇其外貌而後可以揆物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難察情見于物者鮮遠猶踈言有跡可稽也故渾天儀推步不爽神藏于形雖近則密言無跡可見也故揆水者淺深難知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此章明士有執者不可以威力移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從拒秦而秦吞并之故以秦為吞縱也蹈海謂

魯連蹈東海也。櫓大櫓也。漂櫓指武王血流漂杵也。西山首陽山也。夫米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是以秦皇之強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

達也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數塞而有所窮也。焚景燒日也。結風使風凝結而不散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天損謂霜

雪也。時累謂風雨也。松栢有定性故霜雪不能凋鷄鳴有常期故風雨不能謬。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亦猶是矣

文選纂註評林卷十一 終

